

洋湖凼的龙灯

■屈芳芳

公元1170年左右，屈毗公致仕后，卜居衡阳永伏秋溪。后来，屈毗公的后裔便在这里安营扎寨，开疆拓土，刀耕火种，繁衍生息。屈族秋溪宗祠，就建在渣江秋夏村的相公庙古渡附近。

在这里，有中国最古老的民间习俗——耍龙灯，延续至今。

改革开放后，村里耍龙灯的阵势更大。春节前夕，只要有人一说耍龙灯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一呼百应。

每年农历初二，“灯公”就组织本村耍灯的一套班子筹划耍灯的具体事宜。

我们村的龙灯有十九节，整条龙灯都是用木条做支架并用竹篾编扎起来作为龙背龙筋。龙灯身段用黄帆布将龙架罩住，然后画上彩色的鳞片。编扎难度最高的是龙头和龙尾巴，需要老手艺的篾匠，劈毛竹的最外层，最后经巧手扎成型。凹凹凸凸、边边角角的地方用不同颜色的蜡光纸和绉纹纸粘贴裱糊，做到棱角分明，活灵活现。

和龙灯同时扎好的还有两个牌灯，即照明灯。照明灯简单，红色的油纸贴在编织好的竹篾灯罩上，里面装上活动的重心始终垂直的烛架，使用时插上蜡烛绑上灯杆子就行了，并在灯罩上写上象征吉祥如意或恭贺新春之类祝福语。

龙灯队伍有二三十个人，由牌灯、打击乐队、龙灯队和大锣、大鼓组成。

举牌灯的两人，走在队伍最前面，举牌灯的往往是本村有名气、或德高望重的人。那时候，我们村举牌灯的是老公社书记屈家宣，当年六十多岁;还有参加抗美援朝的屈惟生，当年四十多岁。

牌灯后面，便是打击乐器，有五人，一般由锣、鼓、钹、唢、碗锣组成。

龙灯队二十人，走在打击乐器后面，有龙珠、龙头、龙身和龙尾。

耍灯时，龙头要靠龙珠来指挥，跟着龙珠的方向和速度走。

耍龙头的，既要力气大，也要有技术、有技巧，还要选威信高的人。因我爷爷屈寿纯在1949年刚解放时当过三年乡长，后又当过衡阳县造船厂的厂长，又是村里少数几个精通人文历史、会“说戏”的人，每年都是爷爷耍龙头。

龙头既大又重，并且还要带头舞动，整条龙灯都是在爷爷的带领下舞动，后面舞龙身的人只要将龙身段贴在龙头上跟着翻转就行了。最难的是龙体翻滚动作，双手举着龙体支架上下左右不停地翻动，并且还是在奔跑中运动。

散灯节，耗子嫁满女

■邓潇泓

家乡习俗，正月十五元宵节，亦称散灯节。它既为春节最末环节，又是极为重要环节。家乡历来就非常地重视这个环节，故有“宁愿作坏一年阳春，不可散坏一次灯”的民间俗语流传。

家乡是祁邵接壤处的丘陵一座小镇，散灯节很有自己的特色。吃完中餐，稍事歇息，人们开始操办散灯节的事宜来。家庭主妇挽起袖子张罗起散灯节的夜晚的饭菜:这顿饭菜办得丰盛，堪与年夜饭媲美:炖鸡块、炒肉片、油豆腐煮酥肉、鲤鱼煮荷褶、绿藻碧菜，大大小小有十余碗。男人们则择起斧头劈开松树大柴，并拣出那些枞青油柴，弄成手指大小、六七寸的条子。以俟饭菜煮妥安贴，男人们便点燃爆竹，祭祀祖先。然后，全家就开始吃晚饭。那晚，虽亦叫元宵节，可元宵不是桌上主餐，游灯后才算是宵夜的。元宵滚圆，象征着幸福、圆满。那时，虽然物资匮乏，小镇没有大红灯笼，也没有七彩烟花，但一俟夜幕降临，家家户户都把电灯亮起，就连没装电灯的家屋也要在土砖墙上插上点燃了枞青油柴条子。家乡自古以来就流传着“中秋的明月，散灯的亮灯”之说。若哪家散灯节那晚的灯光通明亮堂，就预兆着当年哪家当年势旺通红，走到暗处变明处，日子过得敞敞亮亮、和和美美的。那晚，家乡的灯火虽远不及那些名村古镇的那般迷人、神奇梦幻、壮观，但是当你登上小镇背后那座最高山的峰顶极目眺望时，这名不见经传的小镇给你的印象就是“火树银花不夜天”。

那个年代，很少有做工精致的各色夜游的小彩灯卖。就是有，大人们也不会花钱给我们买。于是，我们便就地取材，自己做灯。我们把萝卜切做三截，在每截上插一根长条形的枞青柴，大约有七八寸长。再用一根细铁丝弯成弧状，两端穿过一截萝卜，再将它们各弯一个钩，然后用一根尺多长的竹竿或小木棍穿过弧形铁丝绑好，再挑起来。这样，一盏散灯节用的灯就做好了。这种灯，我们叫它提笼灯。为了做提笼灯，我们早几天就准备了。大家在自家的枞树柴堆里翻寻枞青油柴，主动承担扯萝卜、煮猪溺的任务。那样做，是为了方便挑选做提笼灯的萝卜。

吃完晚饭，夜幕早已拉下来。我们点燃并提着自己做的灯，结伴到院子自屋前院后以及野外游走、呼喊，去照亮耗子嫁

记得小时候，每次看爷爷耍龙头，都觉得他好威风。后来爷爷老了，又把这个技术活传给了三叔屈敬义，父子俩耍龙头时都爱笑，那种骨子里透出的自信和淳朴气息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龙灯队伍后面有一个大锣和一个大鼓，还跟着本村看热闹的大人、小孩子们。

龙灯走村串户也是挺讲究的，不是什么村子都去，一般是哪个村里有熟人，如本村姑娘出嫁的婆家和嫁到本村媳妇的娘家等等，也就是有亲戚在那个村。龙灯队进村前都由“灯公”打前哨，先和该村的亲戚熟人联系上，然后由当地的亲戚熟人带路。

我们村的龙灯，东要渣江盐田桥，在洋湖凼古渡过渡船；北要渣江石头桥，在相公庙古渡过渡船。

在苍茫的夜色之下，锣鼓声、鞭炮声和村民的欢笑声响彻田壩和山谷，村民们举着龙灯在蜿蜒曲折的山道上闪烁着，飘动着，仿佛就是一条巨龙遨游在天地之间。

按照我们当地的习俗，龙灯进村后必须先到的当地祠堂里表演，以示尊重。祠堂集中表演结束后，再到亲戚家表演。

龙灯到主人门口时，主人会放一挂长长的鞭炮迎接，然后龙灯进到室内表演，房子空间大，就在中堂挥舞盘旋。遇到房子狭小施展不开来的，只有围着八仙桌转一圈就到门外空地上表演了。伴随着“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，咚咚咚锵”的锣鼓声，龙灯时而在空中飞舞，时而绕着地面盘旋，忽左忽右，忽上忽下，忽前忽后，神气十足。主人的鞭炮声不停，龙灯不停。看着飞舞的龙灯，其他的村民也会放鞭炮助兴。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鞭炮声使宁静的小山村顿时热闹起来。

龙灯离开时，主人会递上几包香烟。遇上经济条件好的村民，还会做酒办饭。

龙灯从正月初八晚上掌灯时分开始，正月十五元宵节结束，通常叫“圆灯”。“圆灯”那晚，也就是正月十五晚上，龙灯要进我们村的屈氏祠堂向本族老祖宗告别。

在悲壮の锣鼓声中，舞龙手们舞着龙灯跑步往前冲，跳过事先烧着的一堆大火齐喊三声：“送黄龙上西天!”随着黄龙在烟雾中“升天”，庆祝新年就在这种仪式中结束了。

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初看耍龙时的情景和舞龙灯人的身影如今还历历在目。耍龙灯作为中华民族古老的风俗，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惟愿这一古老风俗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一直传承下去。

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一晃几十年过去了，当初看耍龙时的情景和舞龙灯人的身影如今还历历在目。耍龙灯作为中华民族古老的风俗，表达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惟愿这一古老风俗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一直传承下去。

满女的路。那晚，我们一路游走，一路呼喊着“耗子，耗子嫁满女”的号子，不知不觉便到了子夜时分。虽然是初春，冬意尚未退去，我们还是汗侵衣背。一阵夜吹来，不禁打起了寒颤。于是，我们散了伙，回到各自的家中，母亲已将香甜、热气腾腾的元宵端了上来。一碗满是母爱的除元宵下肚，热乎乎、暖洋洋的，顿觉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。

家乡除了散灯节之夜游灯外，还曾有过舞狮子、耍龙的习俗。这习俗的情景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，我几乎年年见到，并在脑海里镌刻了下来。

在我们这里有这么一说，散灯节那夜，游灯、舞狮子或者耍龙都能驱灾避邪；凡是游灯迎狮或者接龙的地方，都五风十雨，顺顺畅畅，家家户户都人丁兴旺，五谷丰登、六畜没病无恙。因此，游灯、耍龙、舞狮队家乡颇受欢迎，“遛灯迎狮接龙”特别踊跃。游灯舞狮的队伍游遍大街小巷后，就在区中学礼堂的舞台上，随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响起，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，升起狮子来了。“狮子”的身手异常敏捷，闪、腾、挪、展等招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。特别是当那“狮子”直立摘绣球的时候，台下雷动的掌声雷动，喝彩声此起彼伏，一浪高过一浪。

耍龙队首先得举着灯笼、擎着龙到每个接龙户家里游遍所有房间为其驱灾祛邪。之后，耍龙队便在街道宽敞处耍龙。在耀眼的焰火中，极富节奏的锣鼓声里，两条彩龙狂舞着，不停地翻滚着身子……看着，看着，我的眼前依稀有两条真龙在电闪雷鸣中呼风唤雨，翻江倒海。

而今，当年的小伙伴都成了爷爷、奶奶和外公、外婆；年青人都成了农民工，散灯节之夜游灯、舞狮子、耍龙后继乏人。但散灯节耗子嫁满女的习俗在小镇依然存在。每到这一天，我们总忘不了给孙辈们买有科技含量的小彩灯笼，它们有植物型和动物型的，一律是电池发光的，不怕风风雨雨，也无伤人之处。孩子们提着小彩灯四处游走，也似我们当年一样喊着号子，尽情地享受这一习俗带来的幸福与欢乐。

看到孩子们成群结队地提着灯在游走，在呼喊，我真想老夫聊发儿时狂，提一盏荷花灯笼加入其中。尽兴地与他们一起游走，一道高声呼号，一块去把耗子嫁满女的道路照亮，一同去追寻那儿时的时光与乐趣。

“化用”的技巧

■李 昂
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这是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千古传诵的名句。其实，它也并非完全出于王勃的独创，而是有所本的。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庾信《马射赋》中就有“落花与芝盖齐飞，杨柳共春旗一色”之句，王作显然从庾赋脱胎而来，而景物的摄取、意境的营造诸方面都远胜原作，故人们反而只记住后者而忽略前者了。

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，诗词贵在独创，但并不排除继承与借鉴，有的诗句从别人的句子孕育变化而来，这种“化用”的情况不仅允许，化用得好，还值得点赞。古今诗人词家，多有“化用”的高手。当然，这不包括对别人作品的照抄照搬，那种与他作雷同的所谓“作品”叫做抄袭；这也不包括作品中出现一两个别人作品的句子，那是一种引用或曰借用。我们所说的“化用”，重在一个“化”字。这又分两种情况：一是“仿”中有“化”，在模仿他作时有所变化，含有自己的东西；二是“化”中有“创”，即有所创造，另呈异彩，甚至超过原作。

先看“仿”中有“化”。王实甫《西厢记·长亭送别》：“四围山色中，一鞭残照里，遍人间烦恼填胸臆，量这些大小车儿何载得起!”对照李清照的《武陵春》：“闻说双溪春尚好，也拟泛轻舟。只恐双溪舴艋舟，那不动、许多愁。”两者都是写的愁绪，又都用了通感手法，借有形以写无形，显见其一脉相承之处，王作自有对李词仿写的痕迹。然而“仿”中有所变化，两者人物、环境不同，表达方式有异(船载与车装)，语气也不一样(感叹与反问)。故王作不失其自身的价值。

再说“化”中有“创”。这又可分两种情形：

一是加工提炼，更趋完美。

比如王勃的“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”，化用曹植的“丈夫志四海,万里犹比邻”。李白的“古人今人若流水，共看明月皆如此”，化用张若虚的“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只相似”；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化用陶渊明“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”。杜甫的“落日照大旗,马鸣风萧萧”，化用《诗经·小雅》“萧萧马鸣,悠悠旌旌”；“白头搔更短,浑欲不胜簪”，化用鲍照的“白发零落不胜冠”；“风尘三尺剑，社稷一戎衣”，化用庾信的“永韞三尺剑,长卷一戎衣”；“映阶碧草自春色,隔叶黄鹂空好音”，化用何逊的“山莺空树响,蛭月自秋晖”。高适的“功名万里外,心事一杯中”,化用庾抱的“悲生万里外,恨起一杯中”。戴叔伦的“一年将尽夜,万里未归人”，化用梁武帝“一年漏将尽,万里人未归”。元稹的“曾经沧海难为水,除却巫山不是云”,化用孟子的“观于海者难为水,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”。叶绍翁的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”，化用陆游的“杨柳不遮春色断,一枝红杏出墙头”。苏轼的“明月几时有,把酒问青天”，化用李白的“青天有月来几时,我今停杯一问之”。王安石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,化用李白的“春风已绿瀛洲草”；“细数落花因坐久,缓寻芳草得归迟”，化用王维的“兴阑啼鸟散,坐久落花多”……

二是胸有新意，翻空出奇。

李白《北风行》结句“黄河捧土尚可塞，北风雨雪恨难裁”，化用《后汉书·朱浮传》“此犹河滨之人，捧土以塞孟津，多见其不知量也”。李白另立新意，以写思妇之苦——河可塞而恨难裁，感情色彩十分强烈！

白居易《杭州春望》有句：“谁开湖寺西南路，草绿裙腰一斗斜。”把绿草比作裙腰，后世诗人多用此意写景，而最能翻出新意的是五代的牛希济，他的“记得绿罗裙，处处怜芳草”，简直是爱的绝唱！

林逋咏梅的名句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，借鉴于五代南唐江为的“竹影横斜水清浅，桂香浮动月黄昏”。乍看，林诗只改动句首两个字，却发生质的变化。江诗写竹写桂，但未写出竹形的特点、桂花的风神，感触不到诗篇主人公的思想情绪，故缺乏动人的力量。而林诗化用写梅，堪称“点睛”之笔：“疏影”“暗香”既写出梅花稀疏的特点，又写出它清幽的芬芳；“横斜”描绘它的姿态，“浮动”写出它的神韵；再加上黄昏月下、清澈水边的环境烘托，绘出一幅绝妙的梅花图。

至于毛泽东读陆游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，写出“反其意而用之”的同题词章，则另出机杼，别开生面，光彩夺目。

顺带说一句，有一种“集句诗”，即集合人家的诗句而成诗。比如宋·白玉蟾的一首《集句赠王秀才》：“富贵必从勤苦得,名位岂肯卑微收。劝君更尽一杯酒,与尔同销万古愁。”分别出自杜甫的《柏学士茅屋》《徐卿二子歌》，王维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，李白《将进酒》。本不相关的四句诗按照作者的构思重新排列组合,形成一种新的意境,读来毫无牵强之感,而是浑然一体,一气呵成,亦可视为一种特殊的“化用”。

春天在喊你们的名字

(外一首)

■吕宗林

第一遍是春雨
 密密麻麻的针脚绣出灵动的汉字
 第二遍是春风
 柔弱，疏懒，不厌其烦地润色并提醒
 第三遍是春雷
 终于忍不住了，把原生态变成了摇滚
 第四遍是春潮
 一层层诱惑，微小的生物们蠢蠢欲动

蚯蚓，甲壳虫，蚂蚁，小蝌蚪，麻雀
 建国，援朝，立志，和平，振兴，爱国

心灵的炉火，与冰雪拔河，大地在旋转
 万物皆遇福音——春天在喊你们的名字

红鲤鱼打挺激动了春天

没错，你看到的童话正在上水梭梭梭，红鲤鱼打挺激动了春天

画面中的红与绿开始有温度了
 气息与雾升起，以细密的纹路

大地穿过水，世纪穿过陶罐
 河流穿过船，群山穿过飞鸟

每一种穿越都有莫名的冲动
 被鼓舞，被铭记，并被裁剪

硬币犹记年饺香

■陈学阳

“啞——”，一枚五分硬币，1981年版的，亮晶晶的，在桌上不停地旋动，转成一个小银球，像踮脚尖、拉银纱、跳舞的小精灵。恍惚中，转出40年前的记忆，转出饺子香。

生产队发的粮票，爹藏在旧棉衣袋里，赶十多里山路，到茅洞桥供销社全买了白花花的面粉。半块五花肉，杀年猪留下的，不肥不瘦。现摘的香芹、菠菜、葱蒜，一把把列阵箩头，碧绿鲜嫩，精神抖擞。年夜饭后，撸袖、围裙，拍姜捣蒜，切切剉剉，拌馅、揉面、揪团、擀皮，一张张厚心薄边的圆面片，从奶奶手中飞旋而出。

饺子皮撑满，拇指夹住一挤，掌肚儿跟进上提，挤紧，落在空着的手心里，即成元宝饺，光溜溜、白胖胖的。若是花边饺，咬合处褶皱如花，朵朵有模有样，在簸箕上盛开。

堂姐头扎红绳，嘴含糖珠，蹦蹦跳跳，跑来帮忙。她包的饺子东倒西歪，奶奶趣笑：“包成这样，嫁到婆家怎拿得出手？”“我来包，一定包得比姐好！”我不服气，丢下爆竹，靠奶奶怀里，随手拿起一张饺子皮，舀一勺肉馅，学奶奶的样子。可那馅就像不听话的孩子，要么躲饺囊里左右钻，裸头露脚；要么大嘴皮一咧，流出馅汁。奶奶要我少放点馅，包是包住了，但拿捏不好，仍是个“四不像”，又怪又丑，坐立不稳，骨碌打滚，似喝醉了酒。堂姐笑得前仰后翻，马尾巴一晃一晃的。

见我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奶奶连忙圆场，手把手教我。奶奶还一边讲述年夜饭由来：1800多年前，“医圣”张仲景用面皮包上一些祛寒提热的药材（羊肉、胡椒等），捏成耳状，煮熟连汤赠给家乡穷人，治好了冻疾。后来老百姓纷纷模仿，谓之“娇耳”，到清代才叫“饺子”。“饺”与“交”谐音，春节吃饺子是“更岁交子”之意，辞旧迎新，开张大吉。

奶奶的祖籍在北方，她从没上过学，也没给我们讲过她的家族史。外曾祖母没给她留下任何遗物，可她继承的会做面食的家传，滋养了我们的味蕾，改变了我家过年原本没有吃饺子的习俗。

元宝饺、麦穗饺、寿桃饺、子孙饺，奶奶包的年夜饭别出心裁，皆寄寓了美好的希望。元宝饺象征招财进宝，麦穗饺象征五谷丰登，寿桃饺象征延年益寿。表姐结婚那年，奶奶还包了子孙饺，祝愿人丁兴旺。包两个合子，叫“包和气”，寓意和和气气。簸箕中央放元宝饺，一圈圈向外摆，一圈一个样，整齐，顺眼，直至一百个。

奶奶拌的馅也有多种，兼顾一家人的口感喜好。她说，席面能见的菜品，都可做馅，被饺子包罗其中，做人得像饺子一样大肚(度)。奶奶还说，饺子馅要始终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拌出来的味道才好。因为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馅才有凝聚力，有嚼头儿。就像喝粥一样，不能为了让粥快点凉，就胡乱搅拌，那样，粥的味道就散了，不好喝了。读书也一样，东一下，西一下，乱打乱撞的，没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目标，终是出不了什么成绩的。

奶奶还在馅里放一些取意吉祥的东西，赋予饺子很多好意头，就像做年夜饭一样，满桌菜谐音吉祥，寓意幸福。置硬币冀望财源滚滚，掺粉条代表长命百岁，搁红枣意指红红火火，包糖果蕴意甜甜蜜蜜，拌糕点隐喻步步高升。奶奶说，包完剩面预示来年粮食增收，剩馅意味蔬菜丰产，面馅皆剩，是粮菜都丰收。

“送客饺子迎客面。”姑父一家初二来拜年，吃过团盒，每人端上一碗面；初三早上，他们返家，奶奶煮顿饺子送行，说，趁热吃吧，一路平平安安，日子圆圆满满。

除夕之夜，灶膛内通红，黄豆秸烧得啪啪响，明亮的火舌欢快地舔食锅底。奶奶的脸在火光的映照下，充溢温馨的笑意。水开了，饺子如一群跳水运动员扑通扑通跳进去，蒸汽袅袅地腾起来。沸了，用木铲顺一个方向点锅沿成圆形推动，饺子忽上忽下，一起一伏，像小鸭子戏水欢腾。不粘不破，锦鲤般浮汤面，翻出“鱼肚白”，即熟。香气四面泛开，能馋来左邻右舍的娃。奶奶高呼爹点爆竹，边舀饺子，边念叨：“元宝入库！金玉满堂！”饺子舀出来，清汤还清。碗里一样，饺是饺，汤是汤，亲爱又清。头碗供奉祖先，第二碗让我哥送给院西头的满奶奶。舀给爹和伯父的，奶奶故意弄破几个讨口彩，“喜开花，挣了！发了！”

童时，我是捂不热钱的“二传手”，拜年收个两三元的红包，转脸被爹偷“没收”，说表姊妹来了得回礼。奶奶手头紧，不给零花钱，但年三十会“闹一把”，在年夜饭里包压岁钱。“新年饺子香又甜，肚皮里面吐银钱。”奶奶洗净一把硬币，包在年夜饭里，说谁碗里“吐”出来就归谁，谁就是幸运的人。

端上桌的饺子，热气腾腾，饱满精神，褶皱处煮透了，舒放，晶亮，蝶翅般抢眼。新年的钟声正好敲响，奶奶喊拢一家人围坐一起，笑着说：“一热顶三香，慢慢吃，小心磕伤牙！”没见奶奶数饺子，却总是孩子的一样多，大人的同样多。一小口一小口咬开，谁吐出一个，奶奶擦净油污，放到谁面前。饺子溜滑，筋道，无破损，脆嫩鲜香。吃完后，我碗里沾着油腥子，奶奶舍不得，用饺子皮擦一遍，捏好，自己吃。

我们碗里每年都吐出硬币来。一分的，奶奶说“一帆风顺”；两分的，说“二龙腾飞”；五分的，说“五福临门”；两分加五分的，说“七星高照”……唯图奶奶自己碗里没有，我疑惑地问奶奶是怎么回事。奶奶笑说：“傻孩子，你们刚从蛋里钻出来，正如日冲天，运气肯定好哟！”第二年依旧如此。第三年，我偷偷跟奶奶换了一碗，可硬币还是在我碗里。奶奶走的那年，娘告诉我，奶奶包饺子时作了记号，将带记号的都盛在我们碗里，你是满秤，奶奶最疼你，最多的自然落在你碗里。那年，奶奶早料到你会掉包，两碗都放了硬币。我听后，冲进黑夜，一口气飞奔到祖山，跪在奶奶坟前嚎啕大哭。

奶奶在年夜饭里放的硬币，一枚五分的，我一直舍不得花。我将它珍藏在抽屉的暗箱里，时不时拿出来，擦亮，把玩，与小伙伴们猜面向，转圈圈，做硬币游戏。它像我的常胜将军，一扫天下，次次夺冠。

记不清奶奶当年是怎么离开的，但我清晰记得奶奶包年夜饭煮年夜饭的场景，甚至可以画下来，画成一本连环画。我还反复梦见奶奶，包头巾，缠小脚，矮矮的，瘦瘦的，端着年夜饭从我家厨房走出来，香味直窜鼻孔，我想尝一个，梦就醒了。

回乡过年，我总会洗净这枚硬币，亲自包到饺子里，打记号，清蒸好，作为拜祖年的祭品，初一供奉在奶奶坟前。